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樂考　散樂百戲鼓吹夷部徹樂

俗部樂

遼

正月朔日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樂角觝終之是夜皇帝宴飲用國樂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宴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原大宴用漢樂　春飛放杏堝皇帝射獲頭鵝薦廟宴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

金

太宗天會四年八月宍燃取新樂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辭律不載）　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等知女直醇質之風　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飲酒樂上諭之曰昔漢高祖過故鄉與父老懽飲擊筑而歌令諸兒和之今天下一統朕巡幸至此何不樂飲于是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群臣故老起舞上歌本曲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

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諸家人更歌本曲上復續調歌曲極惟而罷　其辭曰猗歟我祖聖英武元誕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焚深根固蒂克開我后傳福萬世夫何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內自昔肇基至于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墜望戴所歸不謀同意宗廟至重人心難拒勉副樂推肆予嗣緒二十四年兢業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綏國家閒暇廓然無事乃眷上都興帝之地屬茲來游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于鄉于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容宛然如覩童嬉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恍然如故舊年從游

依稀如昨徹誠契闊旦暮之若于嗟闊兮云何不樂
二十八年三月萬壽節宴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上
壽上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高眇然思國
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
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寔盡忠輔導之意于是
上自歌之皇太孫克寔和之盡懽而罷

皇明

大明集禮云俗樂之名古未嘗有至齊宣王始有今樂古
樂之辨漢高祖定天下與故人父老相樂飲酒作大風
之歌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武帝立樂府
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郎多舉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哀帝時詔罷樂府官凡郊祭樂及古兵法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世祖平隴蜀乃增廣郊祀諸樂曰黃門樂天子宴羣臣用之曰短簫鐃歌軍中用之其後章帝親製歌詩樂章列在食舉又製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魏文帝受禪改漢鐃歌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言代漢之意併製鞞歌五曲鞞歌未詳其始相傳以爲高帝用巴渝伐楚其人好歌舞有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至魏初乃改作焉晉

武帝受禪命傳玄荀勗等改漢鐃歌代魏鼓角橫吹曲及正旦大會王公上壽等曲梁武帝命沈約製雅歌外又改漢鼓吹舊曲更造新歌以述功德後魏道武設宮懸正樂兼奏燕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百五十章北齊武成改漢鼓吹朱鷺等曲惟黃雀釣竿二曲畧而不用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以等級爲差唐太宗製破陳樂以象武功唐玄宗分樂爲二部堂上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下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伎有八一曰永安樂二曰太平樂三曰破陳樂四曰慶善樂五曰大定樂六曰上元樂高宗所造七曰聖壽樂武后所作八曰光聖樂高宗所造坐部伎

有大一曰宴樂張文收所作二曰長壽樂三曰天授樂四曰鳥歌萬歲樂武后所作五曰龍池樂六曰小破陳樂玄宗所作生於坐部伎也又選坐部弟子三百教於梨園號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又作霓裳羽衣曲及隋法曲號曰清樂法曲之始即清商三調並漢氏以來舊曲晉朝播遷其音分散隋文帝平陳得之領於清商署唐武后時惟存四十四曲唐又分清樂燕樂與高麗天竺高昌疏勒等諸番樂總爲十部伎代宗復兩京製寶應長寧樂及廣平太乙樂文宗製雲韶法曲宣宗制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歌之其歌有播皇猷及葱嶺等曲宋有教坊樂分爲四部凡聖節三

大宴爲十九次陳奏間以雜戲繼以致詞稱述德美舞用女弟子隊小兒隊各十次有雲韶部黃門樂也鈞容部軍中樂也元燕樂分爲三隊樂音王隊元旦用之壽星隊聖節用之禮樂隊朝賀用之各分爲十次更迭上奏器服歌舞俱有節序

樂器

作樂之制在乎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然自宮縣雅樂外八音備見者必惟唐清商樂其制鍾一架磬一架琴一瑟一獨絃琴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節鼓一笙二笛二簫二篪二歌二張文收讌樂用玉磬一架大方響一架筝一筑一卧箜篌一大箜篌一小箜篌一

大琵琶一小琵琶一大五絃琵琶一小五絃琵琶一大笙一大觱篥一大簫一小簫一正銅鈸一和銅鈸一長笛一尺八一短笛一揩鼓一靴鼓二桴鼓二歌二高麗樂用彈箏一搊箏一卧箜篌一竪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琴一義觜笛一笛一笙一横笛一簫一小篳篥一大篳篥一桃皮篳篥一腰鼓一齊鼓一檐鼓一貝一高昌樂用荅臘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羯鼓一簫一横笛二篳篥二五絃琵琶二琵琶二銅角一竪箜篌一笙一疎勒樂用竪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横笛一簫一篳篥一荅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雞婁鼓一康國樂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銅鈸二安國樂用琵琶一五絃琵琶一

竪箜篌一簫一横笛一大篳篥一雙篳篥一正鼓一銅鈸二箜篌一天竺樂用羯鼓一毛員鼓一都曇鼓一篳篥一横笛一鳳首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銅鈸一貝一西涼樂用鍾一架磬一架彈箏一搊箏一卧箜篌一竪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簫一大篳篥一小篳篥一長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齊鼓一擔鼓一貝一銅鈸二龜茲樂用竪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簫一篳篥一荅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毛員鼓一雞婁鼓一銅鈸二貝一宋教坊樂用板十琵琶二十一箜篌二笙十一箏十八篳篥十二笛十二方響十一羯鼓三杖鼓二十九大鼓七 五絃琵琶四雲韶樂用琵

曰兒童感聖樂隊七曰玉兎渾脫隊八曰異域朝天隊九曰兒童解紅隊十曰射鵰回鶻隊女伎隊其名有十一曰菩薩蠻隊二曰感化樂隊三曰拋毬樂隊四曰佳人剪牡丹隊五曰拂霓裳隊六曰采蓮隊七曰鳳迎樂隊八曰菩薩獻香花隊九曰彩雲仙隊十曰打毬樂隊元樂舞用樂音王隊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蹈次爲飛天夜叉隊舞蹈而進又以婦女二十人執牡丹花舞唱次以婦女持日月金腔稍子鼓舞唱相和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相一人作樂音王相歌舞其壽星隊用男子執金字牌或執梅竹松椿石或作飛鶴之象俱各歌舞而進又有執寶蓋日月棕毛扇或魚鼓簡子龍竹黎

杖齊唱舞而前禮樂隊用童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分爲四行趨躬拜興舞蹈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披金甲執金戟一人冠平天冠執圭齊舞唱而前

樂工舞人員數

漢高祖大風歌舞童百二十人武帝祀甘泉圜丘舞男女七十人巾舞白紵巴渝等舞梁以前並用十二人至武帝省之或用八人而已後周安樂舞八十人唐太宗破陣樂舞百二十人慶善樂舞舞童十六人太定樂舞者四十人上元樂舞者八十人聖壽樂舞者十二人天授樂舞者四人鳥歌萬歲樂舞者三人龍池樂舞者七十二人小破陣樂舞者四人龜茲樂舞者四人宋教坊樂

工二百零七人後增二百三十二人小兒舞隊七十二人女弟子隊百五十三人雲韶部八十四人鈞容部二百六十五人元樂音王隊樂工二十人舞者九十三人壽星隊樂工十五人舞者一百零四人禮樂隊樂工十二人舞者一百零三人

樂工舞人服色

歷清樂工人平巾幘舞人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紫髮髻飾以金銅雜花狀如雀釵錦鞋永安樂舞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絲爲髮畫襖皮帽太平樂舞人綴毛爲衣服飾皆作崑崙象慶善樂舞童皆進德冠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太定樂舞人被五彩文

甲持槊上元樂舞者畫雲氣備五彩聖壽樂舞者金銅冠五彩畫衣光聖樂舞者鳥冠五彩畫衣景雲舞花錦袍五色綾袴彩雲冠烏皮靴慶善樂舞者紫綾大袖絲布袴假髻破陣樂緋綾袍緋綾袴永天樂舞人紫袍進德冠並金銅帶長壽樂舞人畫衣冠天授樂舞人畫衣五彩鳳冠鳥歌萬歲樂舞人緋衣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象龍池樂舞人冠飾以芙蓉小破陣樂舞人被金甲胄高麗樂工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縚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長袖烏皮靴雙雙併立而舞天竺樂工皂絲布幞頭巾白練襦紫綾

袴緋帔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行纏碧麻鞋
高昌樂工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帶紅抹額龜茲樂工
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四人紅抹額緋
白袴帑烏皮靴疏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
衿褾白絲布袴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康國
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衿舞二人緋襖錦袖
綠綾渾襠袴赤皮靴白袴雙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樂安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褾衿紫袖袴舞二人紫
襖白袴帑赤皮靴西涼樂工平上幘緋褶白舞一人方
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髮釵紫絲布褶白
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靴宋教坊樂小兒隊一曰女伎

隊衣五色繡羅寬袍戴胡帽繫銀帶二曰劍器隊衣五色繡羅襦裹交脚幞頭紅羅繡抹額帶器仗三

曰婆羅門隊衣紫羅僧衣緋掛手執錫環拄杖四曰醉

胡騰隊衣紅錦襦繫銀鞊鞢戴氈帽五曰諢臣萬歲樂

隊衣緋紫綠羅寬衫裹簇花幞頭六曰兒童感聖樂隊

衣青羅生色衫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兔渾脫隊衣四

色繡羅襦繫銀帶冠玉兔冠八曰異域朝天隊錦襖

銀帶冠番冠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繡襦

繫銀帶冠花砌鳳冠十曰射鵰廻鶻隊衣盤鵰錦襦繫

銀鞊鞢執射鵰盤女弟子隊凡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

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捲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

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抛毬樂隊衣四色繡

羅寬衫銀帶捧繡毬四曰佳人剪牡丹隊衣紅生色砌衣戴金鳳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暈裙戴雲環髻乘彩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仙砌衣戴雲環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彩雲仙隊衣黃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執幢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幞頭執毬杖元樂音王隊大樂禮官二員冠展角幞頭紫袍塗金帶執笏次執戲竹二人服同前樂工八人冠花幞頭紫窄衫銅束帶次二隊婦女十人冠展角幞頭紫袍次婦女一人冠唐帽黃袍

次三隊男子三人戴紅束髮青面具雜彩衣次一人冠唐帽綠襴袍角帶次四隊男子一人戴孔雀明王面具披金甲從者二人戴毗沙神像面具紅袍次五隊男子五人冠五梁冠戴龍王面具繡氅次六隊男子五人為飛天夜叉象次七隊樂工八人冠霸王冠青面具錦繡衣次八隊婦女二十人冠廣翠冠銷金綠衣次九隊婦女二十人冠金梳翠花鈿繡衣次十隊婦女八人花髻服銷金桃紅衣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梵相次一人作樂音王梵相壽星隊冠服同前次二隊婦女十人冠唐巾銷金紫衣銅束帶次婦女一人冠平天冠服繡鶴氅方心曲領次三隊男子三人冠服同前樂音王隊次

四隊男子一人冠金漆弁冠服緋袍塗金帶執笏從者二人錦繡衣次五隊男子一人冠捲雲冠青面具綠袍塗金帶次六隊男子五人爲烏鴉之象次七隊樂工十一人冠雲頭冠銷金袍白裙次八隊婦女二十人冠鳳翹冠翠花鈿服寬袖衣加雲肩霞綬玉佩次九隊婦女二十人冠玉女冠翠花鈿服黃銷金寬袖衣加雲肩霞綬玉佩次十隊婦女八人冠雜彩帽衣被槲葉次男子八人冠束髮冠擁心金甲銷金緋袍次男子五人冠黑紗帽服繡鶴氅朱履禮樂隊引隊禮官樂工冠服同前樂音王隊次二隊婦女十人冠黑漆弁冠服青素袍方心曲領白裙束帶次婦女一人冠九龍冠服繡紅袍玉

帶次三隊男子三人冠服同樂音王隊次四隊男子三人皆冠捲雲冠服黃袍塗金帶次五隊男子五人皆冠三龍冠服紅袍次六隊童子五人三髻素衣次七隊樂工八人皆冠束髮冠服錦衣白袍次八隊婦女二十人冠籠巾服紫袍金帶次九隊婦女二十人冠束髮冠服銷金籃衣雲肩佩綬次十隊婦女八人冠翠花唐巾服錦繡衣次男子八人冠鳳翅兠鍪披金甲次男子一人冠平天冠服繡鶴氅

按周陳以前雅鄭淆雜隋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也謂爲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雅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

十六調正宮黃鍾宮中呂宮南呂宮各有商羽變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寖殊或以倍四爲度復有中管之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豔詞爾唐玄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其調惟以羽爲宮於是漢樂府絕矣宋元以來因金人北曲變爲南戲吁噪哀促子女複雜世俗遊宴則用之而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有女舞與此正同

淫聲奇技備矣

古雅樂設宮縣於庭而奏之舞必應歌故太師掌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登歌合奏擊拊下管合奏鼓鐘無律呂各自分奏之理後世知分而不知合遂改周禮古本以合爲令夫既掌之矣所令何事豈非悞乎樂府雜録二十八調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而無徵調蓋新樂也七宮多以商名宮而黃鍾反在其後七羽黃鍾首應夾鍾曰中宮調太簇應中呂曰正平調七角則以變宮爲角南呂應無射曰越角應鍾應黃鍾曰大食角七宮復自爲七商黃鍾應無射曰越調太簇應黃鍾曰大食調餘如之雖有聲音律呂其亂可知矣

大戴禮言九雅二十六篇以鹿鳴爲首漢晉目製衣詩易之雅遂亡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安世歌十七章以准關雎之亂風亦亡唐裴耀卿守宣州燕飲歌南陔六詩聽者感泣蓋借俗樂哀聲以爲偽爾儒生侈爲美談其欺世盜名如此

散樂　雜戲

遼

遼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有漢樂府之遺聲因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遂有此樂

冊皇后儀呈百戲角觝戲馬以爲樂

皇帝生辰樂次　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手伎

入　酒三行琵琶獨彈茶餅致語食入雜劇進　酒四行闋　酒五行笙獨吹鼓笛進　酒六行箏獨彈築毬

酒七行歌曲破角觝

曲宴宋使樂次　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

酒三行歌手伎入　酒四行琵琶獨彈茶餅致語食入雜劇進　酒五行闋　酒六行笙獨吹合法曲

酒七行箏獨彈　酒八行歌擊架樂　酒九行歌角觝

散樂以三音該三才之義四聲調四時之氣應十二管之數截竹爲四竅之笛以叶聲音而被之絃歌三音天音擬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聲曰平夏聲

曰上秋聲曰去聲曰入

散樂器　篳篥　簫　笛　笙　琵琶　五絃　箜篌

鞚　方響　杖鼓　第二鼓　第三鼓　腰鼓　大鼓

太宗天顯四年正月宴羣臣及諸國使官能優角觝戲

七年六月祖州觀角觝戲

穆宗應曆三年三月如應州擊鞠　十九年正月與羣臣

為格葉戲

聖宗統和元年七月臨潢尹裏來進飲饌上與諸王分朋

擊鞠　十二月燃萬漁燈于雙溪　二年十月上與大

臣分朋擊鞠

七年四月諫議大夫馬得臣以上好擊鞠上䟽曰臣聞

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竊以君臣分戲不免紛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橫馳騖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之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宗廟社稷何三不宜書奏帝嘉嘆

十二年十二月高麗進妓樂却之　太平元年十月幸通天觀觀魚龍曼衍戲

興宗景福元年七月上召晉王蕭普古等飲博夜分乃罷丁未擊鞠重熙五年四月上與大臣分朋擊鞠　六年八月皇太后幸韓德讓帳命群臣分朋雙陸以盡懽

七年十二月召擊鞠者數十人于東京令與近臣角勝上臨觀之　十年四月東京留守蕭撒八言東京人非擊鞠無以習武舊制禁之非宜乃弛一禁　十月以皇子胡盧斡里生北宰相駙馬撒八迎上至其第宴飲上命衛士與漢人角觝爲樂　十五年四月禁五京吏民擊鞠

金

金人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樂器名曲不傳

熙宗皇統二年宰臣奏自古並無伶人赴朝參之例所有教坊人員只宜聽候宣喚不合同百僚赴起居從之

海陵天德三年正月造燈山於宮中　貞元三年八月增
置教坊人數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擊毬于西苑百僚會觀五月拜天于
西苑射柳擊毬令百姓縱觀　二年十一月禁伶人不
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者以不應爲事重法科
泰和初奏太常工人數少即以渤海漢人教坊及大興
府樂人兼習　倫用　五月擊毬于臨武殿令百姓縱
觀　七年五月幸東苑射柳　承安四年八月減教坊
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
世宗大定三年五月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其法插柳毬
場爲兩行皇太子親王百官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

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横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為兩隊共爭擊一毬先于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為勝或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排擊各以出門為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韌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驍捷也既畢賜宴歲以為常　六年三月如西京謁太祖廟畢擊毬自娛繼觀　八年四月擊毬當武騎尉天馬貴中諫曰陛下為

天下士繫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圖獵擊毬危事也宜悉

罷之上曰朕以示習武耳

宣宗貞定四年十月擊鞠于臨武殿　十二月詔軍官許

月擊鞠者三次以習武事

元

元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攢竿走索踢

弄藏擫等伎

順帝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獻淫戲僧

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猶言大

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

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

之謂之供養帝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于是帝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又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剌巴般之器内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蓁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

男女裸處覺所處室曰皆皆即无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
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且外聞皇太
子倪長深疾二僧所爲欲去之竟未能也

鼓吹樂

遼

遼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鹵
簿皆鼓吹樂

前部　鼓吹令二人　掆鼓十二　金鉦十二　大鼓
百二十　長鳴百二十　鐃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
四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後部　大角百二十　鼓吹丞二人　羽葆十二　鼓

十二　管二十四　笛二十四　鐃十二　鼓十二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右前後鼓吹行則道駕奏之朝會則列仗設而不奏
橫吹樂
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屬鼓吹令
前部　大橫吹百二十　節鼓二　笛二十四　觱篥
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掆鼓十二
金鉦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鳴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後部　小橫吹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横吹樂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損見儀衛志

金

金初鼓吹樂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還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爲四部其他行幸惟用兩部

前部第一　鼓吹令二人　㧓鼓十二　金鉦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長鳴百二十　鐃鼓一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簫二十二　笳二十四　大横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　節鼓二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篳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篳篥二十四　㧓鼓十二

金鉦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鳴鼓百二十　羽葆

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宸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後部第一　鼓吹丞二人　掆鼓三　金鉦三　羽葆
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宸管二十四　簫二十四
笳二十四　節鼓二　鐃鼓十二　歌十六　簫二十
四　小横吹百二十
後部第二　笛二十四　簫二十四　篳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篳篥二十四

夷部樂

遼

太宗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暨諸國使稱賀如式燕飲命

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天祚帝天慶二年駕幸混同江觀魚酒筵半酣上命諸酋長次第起舞為樂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帝謂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無大過殺之傷向化之意蕞爾小國又何能為遂止

達達樂器如箏纂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溫　也葛傥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那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弹）　答罕（江南謂之白翎雀雙手弹）　苦只把失（吕弦）

八曲　阿斯蘭扯撕（四盞曲）　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

阿林捺（花紅）　洞洞伯（雙手彈）　曲律買　者歸　牝疇兀

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四四曲　伉里　馬黑其當當　清泉當當

皇明百戲

劍戲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角觝戲本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千門萬户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諸戲以觀示之角觝者角其技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

九賓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庭激水成比目魚跳
躍嗽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長七尺聳躍而出燿熀日
光樂縣作魚龍漫衍黃門鼓吹三通亦百戲之一也蹴
鞠之戲蓋古兵勢漢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霍去病在
塞外穿域蹋鞠亦其事也蹴毬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
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否
豈亦蹴鞠之變歟弄參軍戲始於漢館陶令石耽有贓
和帝惜其才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大
中以來弄假婦人又弄婆羅門戲有代面者始自齊神
武之弟善鬭戰其以顏雌無威於敵每入陣即著面具
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絙鳳凰安息五案都

盧尋橦走丸跳劍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挂腹旋吞刀
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恠獸舍利之戲
要云梁有高絙伎蓋今之戲繩也又有舞輪技蓋今之
戲車輪也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也類要云吞刀吐
火植瓜種樹之類術皆從西域來

徹樂

金

海陵貞元元年四月皇太后太氏崩詔中都自四月十九
日爲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詔書到日禁樂一月　三年
十二月太傅領三省事太昊𦤎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
及禁樂三日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徹樂減膳不視朝　四年五月旱勑有司審寃獄禁宮中音樂二十一年二月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不聞樂聲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

章宗明昌三年正月以孝懿皇太后喪禁音樂四年四月幸興陵崇妃第是日方舉樂

元英宗至治二年享太廟以國哀迎香去樂修廟工役未畢妨陳宮縣止用登歌

皇明

成祖永樂元年奏定　各廟忌辰視朝不鳴鐘鼓不舉音

樂　凡　親王公主郡王及武大臣喪卒朝不鳴鐘鼓

凡大喪官員軍民人等並停音樂百日

仁宗洪熙中　遺詔毋禁音樂

穆宗隆慶元年春享　太廟以　世宗喪禮尚在二十七

日內照弘治十八年例遣官行禮樂設而不作　至二

十七日滿　御門視事不鳴鐘鼓　二月祭先師孔子

及朝日壇歷代帝王以　梓宮在殯仍遣官行禮樂設

而不作　是年孟夏享　太廟以　世宗神在尚在

凡嘉靖正德元年例以後時享祫祭在大祥內亦如之

凡奏事殿奏致齋及　聖駕回　官俱樂設而不作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總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兵制

宋

理宗寶祐五年七月詔諸路閫帥司招填軍額申嚴占借之禁

遼

遼兵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隷籍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鉄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錍鎝鉞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料一斗料袋搭𣯍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

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鑄金符魚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蕃漢臣僚祭神畢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户丁推户力覈籍齊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惟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軍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

萬人爲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爲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之上爲遠探攔子軍以上各有將領又于諸軍每部量衆寡抽十人或五人合爲一隊別立將領以備勾取兵馬騰遞公事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安達馬口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正路不得見僧尼喪服之人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軍既入南界分爲三路廣信軍雄州霸州各一駕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

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園圃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
北京三路軍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
左右先鋒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
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無
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
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
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
圍射鼓譟詐爲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引兵進
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絶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
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隣州計會軍馬甲夜
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

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衆兵以戰左右官道斜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防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爲隊必先斫伐園林然後驅掠老幼運土木填壕塹攻城之際必使先登矢石檑木并下止傷老幼又于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林木填道路御寨及諸營壘惟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既陣料其敵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雜逕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于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諸道皆然更進迭退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箭因風疾馳楊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能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巳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人率攔子馬各萬騎支散遊變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以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析木稍

屈爲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
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羈
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冐夜
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賫散而復聚善戰耐寒此遼兵
之大畧也

太祖天贊元年六月以鷹軍擊西南諸部

太宗天顯九年十一月以陽城及注只城降者括所俘丁
壯籍于軍

聖宗統和六年十月以宋降卒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時
宣政殿學士馬得臣請放還不從　八年七月改南京
熊軍爲神軍　九年正月選宋降卒五百置爲宣力軍

興宗重熙十五年六月籍諸路軍　二十年十月括諸道
軍籍　時蕭韓家奴上疏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
賓阻卜猶彊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
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
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
亡竄故戍卒之家多不能給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
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
少壯其鴨綠江之東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麗合從
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
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
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

則徃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者北至臚朐河南至邉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徃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地旣逺降附亦衆嗣後一部或叛隣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逺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旣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地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况邉情不可深信亦不

可損絶得不爲益舍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難卒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巳久正可恩結棄罪而歸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彊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心不至生釁如此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賦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内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帑廪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

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游省驛傳薄賦歛戒奢侈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困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難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杯之土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于故土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矣

道宗清寧二年六月命有司籍軍補邊戍　四年十二月詔

元帥府募軍　三月募天德鎮武東勝等處武徤者籍爲軍

天祚帝五年時女直阿骨打爲亂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扈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奴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爲副將率漢步騎三萬南出江寧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持數日糧期必滅女直後竟無功

天慶七年八月命　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　九月上自燕至陰凉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

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者
曰顯曰乾又有乾顯大營嚴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
衞州蒺蔾山　十二月遣夷離畢查剌與太公鼎諸路

募兵

金

初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漁佃射獵
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
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
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人長也謀克者百
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部
卒之數初無定制

太祖收國二年以兵三千五百破耶律謝十始命以三百戶爲謀克謀克十爲猛安繼而諸部來降卒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及來流鴨水鐵驪鱉古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內收遼漢降卒外籍部族健士嘗用遼人訛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戶爲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謀克王伯龍及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爲猛安　七年四月詔曰自今軍事若皆中覆不無留滯應州路事務申都統司餘皆取决樞密院

太宗天會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風俗雜揉民情弗便乃罷猛安謀克制諸部降人但置長吏以下從漢官之號

五年伐宋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春八路民兵隸諸萬戶其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

熙宗皇統三年六月初置驍毅軍　五年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寖移兵柄于其國人乃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餘次之

海陵天德二年省併中京東京臨潢咸平泰州等路節鎮及猛安謀克削正中下之名但稱爲諸猛安謀克循舊制間年一徵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数　正隆元年九月罷護駕軍置龍驤虎步軍　四年二月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少亦不許留侍　五年七月遣使簽諸路漢軍九月遣護衛

完顔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盜賊籍諸
路水手得三萬人　六年四月遣使徵諸道兵南伐立
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軍以神
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
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
振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
爲名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員沿邊契
丹恐妻孥被隣寇抄掠不可盡行遂皆背叛大名續授
甲之士還立世宗于東京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
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二萬入屯京師　七月詔發濟州

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人赴北京都統府　三年五月更定出征軍逃亡法尚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隷及從窩斡亂者爲軍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策不聽　初窩斡旣平已散契丹隷諸猛安謀克至是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有父兄供亡充甲軍子弟又爲阿里喜恐其家更無丁男有誤農種與免一丁充阿里喜無驅丁者于本猛安謀克內驗富強有驅丁者簽充　五年六月罷山東都統府以其軍各隷總管府　十二年十二月詔遣官及護衞二十人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充護衞不得過百人　十七年以西南西北招討司

契丹餘黨心素狼戾復恐生事他時或有邊隙不爲我用令遷于烏古里古廸部及上京之地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勅點檢司試諸護衛人須身形及格若功臣子孫善射出衆雖不及格亦令入見　三年七月詔增北邊軍千二百人分置諸堡　六年禁射糧軍應役但成隊伍不得持兵器及可以傷人者　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兵　二年九月以北邊未寧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　四年五月尚書省上更定給發虎符制著於令

宣宗貞祐二年四月籍赴選監當官爲軍任子爲監當者

春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爲軍皆憤惋哀號交愬臺省至
衝宰相鹵簿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
上知其不可用免之　又詔遣使同山西宣撫使選其
民驍勇者爲軍又諭田琢留山西流民少壯者充軍
興定二年十二月籍潁河歸兵　三年以南伐師還罷
南邊州郡籍民爲兵者　四月宿裕等州置元帥府選
陝西步騎精銳六千人實京兆又選精銳六萬分屯平
凉涇邠乾耀等州　七月籍邳海等州義軍及脅從歸
國而充軍者人給地三十畝有力者五十畝仍蠲差稅
日支糧二升號決勝軍　十月用蒙古綱言招集義軍
各置都統副統等官如貞祐三年制　四年六月山東

民僑居者募壯士五百人益東莒公燕寧軍　五年罷新簽民軍減樞密院掌兵官及京城戍兵仍諭行院帥府毋擅增設補簽　元光二年二月詔軍士犯罪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勇義過人者量才復用　三月詔籍陝西僑居官民爲軍　八月遣官分行蔡息陳亳唐鄧裕諸州洎司農司州縣吏同議凡民丁相聚立砦避兵與各巡檢司相依者五十戶以上置砦長一員百戶增副一員仍先遷一官能安民弭盜勸農者論功注授時以備潼關黄河又簽軍諸使者歷縣邑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至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選爲千戶至陳州前監察御史祁父從益亦

爲千戶餘不可勝紀既立部伍必以軍律相臨物議紛

然後罷之

哀宗正大二年議選諸路精兵直隷密院先設總領分路

揀閱因相合併每總領司率數萬人軍勢既張乃易總

領之名爲都尉班在隨朝四品之列曰建威曰虎威曰

破虜曰振威曰鷹揚曰虎賁曰威武曰折衝曰盪寇曰

殄寇必以先嘗兼帥權者居是職雖帥府行院亦不敢

以貴重臨之　天興元年二月括京城民軍十二萬分

隷諸帥人月給粟一石有五斗　七月下令招兵又簽

民爲兵　先是都尉統軍者有在京建威與屯幹𥚃上

許州折衝夾谷澤陳州振武泥撒辛蔡州盪寇蒲察打

吉卜申裕安平完顏斜烈嵩汝振武唐括韓僧續封金
昌府虎威紇石烈乞兒宣權歸德果毅完顏豬兒南京
殄寇完顏阿拍宣權潼關都尉三虎賁完顏陳兒鷹揚
內族大妻室全節復取河朔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
無譯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給三倍他軍授以官馬得
千餘人歲得犒賞名曰忠孝軍以石抹燕山奴蕭察定
住統之加以至大以後諸路所虜臨陣所獲皆放歸鄉
土同忠孝軍給其犒賞使河朔侍係知之故此軍迄于
天興至於七千户以上將帥尚不預焉又以歸正人過
多乃係于忠孝籍中別爲一軍減忠孝所給之半不能
射者令閱習一再月然後試補忠孝軍所謂合里合軍

也又以親衛馬軍書時所選未精必加閱試直取武藝如忠孝軍者得五千人餘罷歸為步軍凡進征忠孝居前馬步次之此外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亡命雖獲進選終不可用

元

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時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鎭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為伏虎形首為明珠而

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

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則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

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憲宗四年初籍新軍　六年忽必烈遣没兒合石詣行在所奏請續簽內郡漢軍從之

世祖中統三年六月陜西行省言西京宣德太原匠軍困乏乞以民代之有旨軍籍已定不宜動揺宜令貧富相資果甚貧者令休息一歲　至元二年五月勑行院及

諸軍將校卒伍須正身應役違者罪之　是年六月樞密院臣言各路出征逃亡漢軍及貧難未起戶并技下隱匿事故者宜一槩發遣應役從之　十一月詔事故貧難軍不堪應役者以兩戶或三戶合併正軍一名其丁單力備者許顧人應役　三年七月詔招集逃亡軍限百日詣所屬陳首原其罪貧者併戶應役　四年春正月分蒙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為軍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　九年五月勅諸路軍戶驅丁除至元七年前從良入民籍當差餘雖從良並令從本戶軍力　是年八月勅樞密院諸路正軍貼戶及同籍親戚奴僕丁年既壯依諸王權要避役者並還本軍

十二年六月簽平陽西京延安等路達魯花赤弟男爲軍勅淮東元帥府發兵及鄂州戍兵與李壇舊部曲并前河南巳簽軍萬人後免爲民者復籍爲兵並付行中書省　七月簽雲南落落蒲納烘等處軍萬人隸行中書省　十三年五月括儹戶鷹坊戶爲兵　六月勅所附三衛兵之老弱者放還其家　十四年正月括上都隆興北京西京四路獵戶二千爲兵　十七年七月宣慰使帖木不花言萬戶軍交參重役宜發還元翼詔集議以聞　十八年二月詔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爲軍　十九年六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二十年二月定兩廣四川戍軍二三年一更廪其家屬軍

官給俸以贍之　冬十月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之五還家備資裝正月番上代其半還四月畢入役埔各衛議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從之　又發河西貿子軍年及丁者充軍　二十一年勅宋有刺手軍詔依漢軍籍之毋文其手　二十二年二月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爲上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作三十三翼上萬戶宿州蘄縣真定沂郯益都高郵沿海七翼中萬戶棗陽十字路邳州鄧州杭州懷州孟州真州八翼下萬戶常州鎮江潁州廬州亳州安慶江陰水軍益都新軍湖州淮安壽春揚州泰州弩手保甲處州上都新軍黃州安豐松江鎮江水軍建康二十二

翼設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各一人以隸所在行院是年以虎放還五衛軍穿河西務河舊例五衛軍十人爲率七人三人分爲二番十月放三人者還正月役役正月放三人者還四月役役更休息之 十二月從樞密院請嚴立軍籍條例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 二十四年三月禁無籍軍効軍援民仍籍充軍

仁宗皇慶元年樞密院奏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吏防守之處僅十有三請制千戶位輕責重請置隆鎮萬戶府俾嚴守備制曰可

成宗大德二年七月命瀕海左右江戍軍依舊制以二年或三年更代 七年二月詔和林軍以六年更戍仍給

鈔以周其乏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簽江南富民子爲軍

英宗至治元年罷女直萬戶府及狗站脫脫禾孫散遼陽紅花萬戶府兵還屯從諸營還大都

皇明

國初立大都督府　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以其權大重罷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于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隷五府若有征討之後以公侯伯及三等直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

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洪熙元年二月始頒各鎮總兵參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瓛平羌將軍參將四人交趾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

初制統軍大元帥府樞密院中書省樞密總管萬戶定爲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又革都護統軍元帥萬戶府辛丑並大都督府正一品以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

諸軍事又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及斷事官
凡天下要害之地有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勢重則衛多其尤重者設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處一城者為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為總兵次為副總兵為參將為遊擊

京衛

京衛皆有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衛鎮撫所統千戶所有正千戶副千戶實授百戶試百戶所鎮撫五年一廢置之曰考選軍政衛三人所二人百戶不能皆賢一人兼數印凡總領庶務曰掌印僉書分理屯田驗軍存

恤營操守衛皆曰見在管事選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任之其營官者亦如之不足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凡官有定員功陞日衆視原額增不啻十九

宣宗宣德七年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按在京上二十二衛曰錦衣至虎賁爲上十二衛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司衛爲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親軍指揮使司曰騰驤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曰武功三衛以匠故隸工部曰永清左右曰彭城三衛

長陵　景陵　獻陵　茂陵　泰陵　康陵七衛爲陵衛並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分隸　王府親軍　留守五衛者　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爲留

守五衛專巡察守衛京衛隸都督府者上府移兵部親軍衛直達兵部凡入營者聽京營文武大臣督理

京兵

成祖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爲五軍　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選輕騎爲前哨　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　十二年正月北征

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安侯鄭亨領中軍與安伯徐亨都督馬瑛童安副之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青領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馬聚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二十年二月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馬步隊大營圍子手神機營寧陽侯陳懋等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等領韃靼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　二十一

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領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英國公張輔興安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與安伯徐亨領右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　二十二年北征柳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安爲成國公朱勇而前鋒以忠勇王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附焉既歸京師則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營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營隨　駕騎兵圍子手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効義營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

營一司管執　大駕龍旗寶纛頁　御寶及兵仗局什
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　大駕旗纛金
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
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　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
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
甲官軍隨侍　東宮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
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十下管操演
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中用英國公輔寧陽侯武爲總
兵官後英國寧陽謝兵事始以成國公朱勇爲大將　景
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選慣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
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

團營而以譚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

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

大營曰老營　天順初罷八年復置　成化初罷三年

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

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内各

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

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唯撫寧伯最久自侯

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

正德中英國衰老而監軍大璫張永谷大用陸誾等横

不能制前後所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

溥保國公朱暉俱有聲會　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

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　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　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爲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所飭厲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弛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掊克以鉅萬計中外怨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鏸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

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死者萬餘旣閭門兵少不足蔽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　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内希忠㥽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叅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叅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　是年冬　勑遣四御史徃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募民兵歲集練京師防秋秋後散歸如戍更　咸寧侯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隷近畿使京兵一新而征戍冂轉弱爲強然隱占賣放之弊如故而肘腋之間廁以豹虎盖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

露奸漸露以大學士徐階言奪其印綬遂憂死(或云仰藥)俄金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磔其屍而襲城侯李瑾代瑾李平江伯陳圭代圭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廉有聲旣命下人人舉額也然寰僅自潔已小別宿蠹而已　隆慶元年九月　中旨令内臣坐營提督團營科臣言其不便　上怒曰何物小吏乃敢違抗　詔令閣部疏陳咸言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内臣事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効若用内臣必且盡變　先帝之法乞寢前　命從之

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廷敭

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　勅掛印而　命將
閫外事完則繳　勅納印而歸將於營中　下兵部議不盡
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
員統之各給　勅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
如貞吉言於是　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
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耻與正等
伍移疾辭務爲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西侯
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
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
乃以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
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勛臣總督戎政

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既任而鎮遠侯顧寀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用彰武伯楊炳矣炳任職久得士卒心累加至少傅炳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之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蓋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縱有驍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廝僚中往往有使童奴輩襲名支月糧者又一僦裹氈帽出操畢還復應付或用木銃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強得乎

按國初破陳友諒師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三十萬乃出戰盡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至 成祖

永樂中　命淇國公以十萬騎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步漸不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日耗於攻戰而疲敝於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又按野史載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幷錦衣衛管官旗軍人等三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

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盖官軍等則錦衣衛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幷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衛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幷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

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疋頭隻今休養蕃息之久不知其數何如

團營事例

景皇帝景泰二年庚午夏始立京營團操法先是京軍分立三大營及土木變後卒伍耗弱屬邊報時警京師戒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云此三營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因而誤事請揀選諸營五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五千員名各以都督領之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十營共指揮三十員每營中每千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共一十五員指總共五百名分管每隊

用管隊官二員又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之
管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都督
等統領前去旗號令歸一而行伍不亂　制曰可遂擬
　蓋京營團操之法自此始矣
英宗天順初罷京營團操　八年復之
憲宗成化初又罷京營團營　三年辛亥冬十二月始立
十二團營法　時議抽選京衛抗健八萬外衛八萬外
衛者分二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共十二萬分為十二營
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
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是為十二團營
而三大營官軍之數不與焉每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

三營五軍營管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內外步隊官軍每營各設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揀存老弱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蓋以北直隸各衛(在京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在外衛)并三大營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十二營之制又自此始蓋從馬文襄公昂所議立也又有將軍營者錦衣衛侍衛自爲一營也遇下班之日照例操練從管領侍衛提督有四衛營者騰驤左等衛勇士軍人餘丁別爲一營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並于四衛指揮等官推選

孝宗弘治十六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營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盜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狹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月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覧奏嘉納　命所司一一行之

按宋沿唐置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祇能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以矯藩鎮藩鎮務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兆於武德置使十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弊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

遥為制方且不償豕牙而九節度之分封肅宗已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已逐其樞密院其何能為宋並两府不圖餙武於外徒置使置副置知院置同知置僉書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奚禦金元之烈　本朝武備布列中外其柄權一主於内然掌握在五府調發在本兵二者不相假借侵奪其在諸鎮各練以為本方之用非奉　勑不得宜調此其勢執於　朝廷實無強幹弱枝之弊宋養兵二十三萬京師諸道各參以半制諸道而當京師神宗之所自誇者孰知偏重之患更復倚於是乎　本朝之兵不較數四方各隨其地而求適於用其偏重之權則盡除之是以不必煩於燕互而血脈

無不貫通也

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　詔上疏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括之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括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羸骨馬又旋買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且而很猥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扞籍不開除又壯丁

各營其身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旣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恐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園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官又其専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

國家京衛卒廪視外衛獨豈有室者有口分後議損所値五之一南京侍郎黃懋官嘗嘆其冗食故爲裁抑旣華口分米應得者又不時給　孝陵衛周山等遂畱諸

操卒圍懋官宅索懋官毆死舁至大中橋縛于坊射之肆掠商民誠意伯劉世延議發販人一金始散都督寗捕山等二十人送刑部收訊事聞　上曰營卒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者守備諸臣鈐戢何在營卒爲首者擒治餘姑貰之竟以周山等三名斬首餘發戍邊

武宗正德中王瓊請修近郊武備疏曰臣等議得京師東西關隘原已設有總兵叅將守備等官又有都御史臧鳳李贇專一整飭近又遣都督傅凱張椿都指揮李琮分路防守頗爲有備但郊畿近地雖係臧鳳李贇兼領巡撫見今各官專在沿邊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年七月十三日虜賊七萬餘騎離宣府城不遠劄營縱

賊四散搶殺白羊口并西山齋堂等處去京不及一日之程俱報聲息可見黠虜有輕視邊鎮之意近聞虜營尚在近邊住牧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無近郊武備急宜修舉合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素有才望著實幹事官四員上請　簡命二員一員前去保定真定順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永平河間二府專一整飭兵備嚴督所在分守守備兵備府衛等官除臧鳳李瓚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保定參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鏜等見選達官軍仍聽臧鳳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外其各衛所官軍舍餘并各府州縣原有民兵及平素應充快手等項驍勇人役悉

聽選委謀勇官員用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縣掌
印官內有才堪兼領武事者就令不妨原職兼管選練
事尤易舉其官軍舍餘并民兵已經精選造定文冊仍
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遇警刻期調集方爲省便
若通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邇古北口等處邊關真定
邊山州縣密邇龍泉關等處邊關應該相視要害屯聚
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議調集防守中間置
買什物供給口糧等項本部所擬該載不盡一應事宜
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者仍須奏請定奪前項軍
餘民兵雖爲專一防禦虜寇若遇地方盜賊竊發乘機
作亂就便緝捕操安干礙城池亦聽修完固凡有合行

事宜務須愼重詳審既在武備着實修舉又須處置得
宜民無擾害斯稱委任如在鹵莽從事致有乖方顧此
失彼逼民逃移咎有所歸事寧具奏聞京
世宗嘉靖六年楊一清疏曰太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illegible]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
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藝又以河南山東中
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 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
壯 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眞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
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
危 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
精銳者分五十營團操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

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換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戎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般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

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十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月日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咲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士夫亦皆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等處群盜縱橫乃調宜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内盜將置之不問乎啓邊人輕我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今失此不爲後益難圖乞 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剥削

之害嚴役占之條備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
釆一變內治既舉外攘何難所以壯　國家元氣而延
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　上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團營
輔臣徐階等力言團營之設始於景泰至嘉靖二十九
年已經　先帝裁革顧以　先帝爲法遂　命罷之
是年罷南京振武營諸選鋒　孝陵衛餘丁千餘人俱
分隸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同正軍操備身終勿補各官
家丁及前尚書李遂調淮揚民兵千餘人俱散遣之諸
悍卒銷除殆盡留都始安　三年大學士趙貞吉言分
營練兵係　祖宗舊制　上下廷臣議兵科張鹵疏以

營兵事竟當以貞吉所論刋布與議諸臣使各出意見書其左方仍樸赴議所公同商確題請其推諉不與者即不列名會疏其有獨見欲別具疏者聽久之乃集議東閣下惟英國公張溶等十六人請分練如貞吉言成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並戎政武臣與印而仍用三大營如卤言給事中邵濂魏體明御史髙德恂各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以為然乃議曰國初京營之制立大小教場以練兵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神機二營是為三大營各設提督等官管領之景泰初選三大營中精銳分為十營團練其官畧如三大營之制至成化三年分為奮武等十二營內又

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亦不失　祖宗之舊正德中又增置東西官廳則將愈多而兵愈強我　世宗斷自宸衷告于　太廟脩復　祖制三營并將三千營改爲神樞乃定三營大將副參遊佐職名添設練勇參將各一員俾謀廟算誠萬世無弊者往時仇鸞之誅乃將之無良非法之不善也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雖不爲無見但臣等以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紛更議有涉于異同者當從衆論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析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　祖制所當欽承者臣等參

酌群言竊請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役占少號令不煩而體統明似屬穩便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餘仍照　祖宗三大營分營訓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機神樞各營共爲十枝推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各請　勅一道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之總理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回營照例繳印得　旨俱依擬行　七月從御史周禧請發京營兵一枝守通州　九月辛邳　上大閱將士於京營教場　命英國公張溶祭旗纛之神恭順侯吳繼爵安鄉伯張鉉吏部左侍郎劉自強分閱千把總以

下及軍士武藝御史向程劉堯卿主圻蘇士潤監射閱畢 諭總督戎政等官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成爾等其勉之又 詔復京營舊制自京 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決兵科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 陛下奈何以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惟一心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況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把總受參遊令條焉而副將之令至條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條焉而武提督之

今至多猜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之以之臨敵焉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雖置三營中即有公移則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爲三大營分之爲六副將又合之爲一總督一協理蓋祖用　先帝之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爲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　先帝制便其諸副將叅遊等仍從近議分統但今日之患非練兵之難而得將難乃者營將類多選愞與之談攻守事則口噤莫爲應不足之處而日建議日添將日取中旨如兒戲於兵政何裨益哉惟　上飭所司詳議毋

拘成說無徇私見脩　先帝之法慎擇副將責以練兵事宜轉弱爲強寔在於此巡視京營御史王友賢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覆如純言請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將叅遊分統皆如近議　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五年六月兵部覆保定巡撫宋纁奏令保定總兵真定遊擊及巡撫標下三枝兵值秋防時俱還各鎮城團練易州紫荆關等處第以常戍兵守之撫臣量選馬步奇兵三百名屯住易州往來備禦與有警則調度各官兵應援可以省行糧休息軍士報可

歲報各邊軍馬

憲宗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一章奏其書兵幾何均騎幾何步幾何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書圖仍舊　上曰可

調軍勘合

成祖永樂七年五月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　勑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教

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有事調發磨對相合方許發兵

五城兵馬指揮司

太祖洪武元年設兵馬指揮司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尋改兵馬指揮司指揮使副指揮知事城門設兵馬十年改兵馬指揮司指揮使爲指揮副指揮革知事二十二年定爲兵馬指揮司正六品

建文君建文元年二月改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

成祖永樂元年定爲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

按今五城兵馬司各指揮一人副指揮五人其屬吏目

一人吏六人指揮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
事副指揮爲之貳吏目受事發行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一終